

7 5752.03/818/1(8)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八

聖歎外書

第二十三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寫武二視兄如父此自是豪傑至性實有大過人者乃吾
正不難於武二之視兄如父而獨難於武大之視二如子
也曰嗟乎兄弟之際至於今日尚忍言哉一壞於乾餱相
爭鬪墻莫勸再壞於高談天顯矜飾虛文蓋一壞於小人
而再壞於君子也夫壞於小人其失也鄙猶可救也壞於
君子其失也詐不可救也壞於小人其失也鄙其內即其



鄙而其外未至於詐是猶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壞於君子其失也許其外既甚詐而其內又不免於甚鄙是終不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故夫武二之視兄如父是學問之人之事也若武大之視二如子是天性之人之事也繇學問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只是猶夫人之能事也繇天性而欲如武大之愛弟者以愛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寫武二以救小人之鄙寫武大以救君子之詐天亦曰兄之與弟雖二人也揆厥初生則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學問其不必也不得已而不廢學問此自爲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勉勉於天性可也

上篇寫武二遇虎真乃山搖地撼使人毛髮倒卓忽然接

入此篇寫武二遇婁真又柳絲花朵使人心魂蕩漾也吾嘗見舞槩之後便欲搦管臨文則殊苦手顛鐃吹之後便欲洞簫清嘒則殊苦耳鳴馳騎之後便欲入班拜舞則殊苦喘急罵座之後便欲舉唱梵唄則殊苦喉燥何耐菴偏能接筆而出嚇時便嚇殺人愁時便愁殺人並無上四者之苦也

寫西門慶接連數番撻轉妙於疊妙於換妙於熱妙於冷妙於寬妙於緊妙於瑣碎妙於影借妙於忽迎妙於忽閃妙於有波揲妙於無意思真是一篇花團錦湊文字

寫王婆定計只是數語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揲一吐一吞隨心恣意排出十分光來於十分光前偏又能隨心恣

意先排出五件事來真所謂其才如海筆墨之氣潮起漸落者也

通篇寫西門愛奸却又處處插入虔婆愛鈔描畫小人共為一事而各為其私真乃可醜可笑吾嘗晨起開戶竊怪行路之人紛若馳馬意彼萬萬人中乃至必無一人心頭無事者今讀此篇而失笑也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奇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裡此句在後想你文中不答而答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句又想你句六箇字彙括全部北西廂記武大口中有此妙句口想武松道伊已自不能開又那得工夫怨你可為武大作一轉句武松道

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而時當初你在清河縣事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時嘗喫官司教我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會有一箇月淨辦嘗教我受苦這箇便是怨你處此一段實想你時

我近來取得一箇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箇屁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里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此一段主口憑空結撰皆

來變出無數奇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箇說咄咄怪事也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

何打得那箇猛虎筆頭有活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

可笑只須四字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箇諱名叫做

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箇大尺衣家有箇使文可

不娘家姓潘姓潘妙後又有小名喚做金蓮金蓮二字藏下在

正文十來卷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錫奇清是戶要纏他

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箇大戶以此記恨

於心武大也良王心苦誰能知文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

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不因此句武大白從武家娶得那婦人

之後清河縣裏有幾箇奸詐的浮浪子弟們謹來他家裏尋惱

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獯不會風流他倒無般

不好為頭的愛偷漢子那武大是箇懦弱本分人被這一班人

公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目裏因此武大在

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

賣炊餅仍舊妙一似此月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

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箇

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叅他做箇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

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

哥哥家在那里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道

武大挑了擔兒武二表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

來轉過兩箇灣來到一箇茶坊間壁倒插而卜即巖廟間武大

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簾子一○一路一箇婦人出

到簾子下簾子應道大哥恁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却

不雅馴然小家居有之在這里且來厮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

却正用在此處妙絕去便出來道三哥入屋表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

入進裏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

武松

大蟲新克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見夫婦兩箇念那婦人又

手向前道叔叔萬禮忽作你字真欲絕武松道

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武二那婦人向

前扶往武松道叔叔二叔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

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逃亦倒有箇打虎的好漢迎到縣道

來要奴家同去看一着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會看見可見

不出間門婦人原來却是叔叔三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四叔三箇

人同到樓主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

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丙句二土字却字字絕武大應道

最好二哥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

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每

兄弟他又生得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為人一

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

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喫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氣力便想到他好

說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二語連不想這段

姻緣却在這裡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七叔來

這裡幾日了閒閒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叔

八在那里安歇來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

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漸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

自有土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十叔恁地顧管得到

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來要些湯水喫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

叔叔十一叔不强似這般臃腫人叔叔便喫口清湯也放心得下

辭令妙品。武松道深謝嫂嫂已上作一節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

嬌嬌可取來厮會也好此下三節自作一節承上叔叔搬來

重嬌嬌有無只圖以嬌嬌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

道叔叔十三青春多少急承上不曾婚娶即接過云青春多少

似不相連屬逐件自問者而獨能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那婦

人道長奴三歲武二第一答並未婚娶第二答已二十五歲矣料定

身上來將叔嫂二人併作四字更無絲毫分得開去靈心妙筆

一至於此說至此四字已是深談矣便是此一頓頓住下別漾

閒話妙絕叔叔今番從那里來又問間而起武松道在滄州住

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酒縣住不想却搬在這裡那婦人

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與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

裏住不得搬來這裡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忽然

去表出心中相愛來叔叔十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

五。用新婦得配參軍故事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

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嘗言道人無剛骨安身

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

人忽然又表出自已與武二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

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

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

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也却教我撇了下來絕倒你看那不

這里坐地却不肯撇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

了下來叔叔十六武松道王乾娘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

對席武大打橫坐得絕倒。只一坐法寫武大渾三箇人坐下

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叔叔休怪沒

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顧上下

篩酒燙酒那里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見道叔叔叔叔

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

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箇使女出

身慣會小意見斷一武大又是箇善弱的人那里會管待人也

一那婦人喫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喫他

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真好武松。不恁麼理會五字

作沽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二當日喫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

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

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一句。旨他臨

出門時數若果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見也喫別人笑話二

語急拍親兄弟難比別人三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

二十家裏過活四句。叔休教隣舍街坊道箇不是五句。看他一

倒。隣舍武大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

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

婦人道叔叔叔叔是必記心奴這里專望絕倒何武松別了

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

廳來稟道武松有箇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

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

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點逗宋并前者

賁賜的物件打點逗叫箇士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裏那婦人

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箇木

匠就樓上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床裏面放一條桌子伏安兩

箇杌子伏一箇火爐伏此非止是應用物件也若止是應用

不必說矣今偏要逐項細開便要讀者認得武二房裏如此鋪設後來便好看他行立坐起色色親見也武松先把

行李安頓了分付士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卧次日早

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盪漱口水於織瑣處寫起叫武松洗漱

了口面裏了巾幘出門去縣裏晝卯那婦人道叔叔叔叔二晝

了卯早些箇歸來喫飯休去別處喫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

晝了卯何侯了一早晨回來家裏那婦人洗手剔甲四字織瑣

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桌兒喫武松喫了飯那婦人雙

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

縣裏撥一箇士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老大不便叔叔

二十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別人便撥一

箇士兵來使用這廝上鍋上竈也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

等人之絕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將

家裏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餛茶菓請隣舍喫茶衆隣舍

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又先倒挿下隣舍

儼然未散只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

與嫂嫂做衣裳兩耀得妙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叔叔二如何

使得何故使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叔叔二

第二十三回

零星拉雜敘事 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

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

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省又

力那婦人嘗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真漢却不見

怪不見好是丈夫不見怪是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

月有餘看看是十二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里彤雲密布

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

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

婦人趕出去做買賣絕倒。先已央及間壁王婆又倒插買下

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火盆此心裏自想道

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撩鬪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箇

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簾子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

歸來那婦人揚起簾子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令叔叔

武松道感謝嫂嫂憂念入得門來便把檀笠兒除將下來那

婦人雙手去接絕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

壁上如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裏搭

了如口又不一齊脫卸必留油靴在後文者非中間有稗歇

出已下三行文來實則脫了編襖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

叔叔怎地不歸來喫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裏一箇相識請

喫早飯却纔又有一箇作杯我不奈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

道恁地叔叔向火叔叔武松道好句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

鞮子穿了煖鞋如掇箇杌子一箇杌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

子出現

前門上了拴絕後門也關了

絕倒。俗筆便竟擬酒來矣此偏於搬酒先着此兩句寫出淫婦一

腔心事。又倒插却搬些按

酒菓品菜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

桌子上桌中武松問道哥哥

那里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口

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

飲三杯叔嫂中間用一和字真武

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

人道那里等得他來十等他不得

二句。只是一句顛倒寫

作二句寫盡心忙口亂說猶未了早爇了一注子酒來武松

道嫂嫂坐地等武二自湯酒

正當婦人道叔叔十一叔三

那婦人也掇箇杌子近火邊

正坐第二箇杌子出現。如火頭邊桌兒上

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擎在

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十二叔三

滿飲此杯閒閒而起武松接過手

來一飲而盡真叔武二。寫武二飲酒處特有神威

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

天色寒冷叔叔十三飲箇成雙

杯兒

真好淫婦辭冷妙

武松道嫂嫂

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

真好武松

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喫

又雨

婦人接過酒來喫了却拿注

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鬟半髲臉

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箇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

養着一箇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

閒人者何人也叔叔養唱嫂嫂却知又是閒人說來絕箇

人也叔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

叔三十四寫武二答語

婦人道我不信三字絕倒。爾固嫂嫂也只怕叔

叔口頭不似心頭

何勞嫂嫂害怕絕

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

哥哥

今日之叙獨不可使哥哥聞

那婦人道他曉得甚麼曉得

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

真好淫婦字字飛寫走鳳。這等事何事也叔嫂私商絕倒人也

且請一杯又頓一頓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

杯酒落肚闕動春心那里按納得住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

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可知已上已有二二分不自

在那婦人起身去盥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筍簇火寫出那

婦人爇了一注了酒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

武松肩胛上只一担寫淫婦便說道叔叔叔叔不只穿這些衣

裳不冷不審如何便爇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應他六七分

不應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筍口裏道叔叔不會發

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嘗熱便好叔叔三十八武松有

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

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筍却篩一盞酒來自啣了一口

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寫淫婦便

是活淫婦口已上凡叫過三十九箇叔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

叔至此忽然換做一符字妙心妙筆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

下神威說道嫂嫂潘失嫂嫂之道矣又稱嫂嫂者何尊之也何尊

彼固昵之我固尊之彼或怵然於我之尊之當怵然於休要恁

已之昵之也君子修春秋莫先於正名分亦為此也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

地不識羞耻武二真正神威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

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男子

漢字字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字字嫂嫂再叫休

要這般不識廉耻再甲倘有些風吹草動直算到底寫武二眼

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却不認得是嫂嫂奇絕之文自有嫂嫂

地天色却早未脾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
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厨下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

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

我既是外人如何又叫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

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

喫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

這等人從來老實方纔說只問哥休要高做聲喫隣舍家笑話

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曾喫點心我和

你喫些箇武松只不做聲歇尋思了半响又一歇。二句再脫

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帶上氈笠兒前脫時從上

從下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活畫畫亦武大叫道二哥那里去

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瞥然武大回到厨下來問老婆道我

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十一字活回正是不

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

兒見你走了出去我也再不許你留這厮在家裏宿歇那厮這

也武大道他搬出去須喫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

調戲我倒不喫別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過活我却做不得這樣

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里敢再開

口活武大。與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箇土

兵拿着條匾擔運來房裏瞥然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又去武

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

起來裝你的幌子你目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敢再開口活

大。兩句繇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却

也三字起得聲態俱有活画出淫婦情性來正不知耐菴如何算出人道一箇親兄弟做

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山正是花木瓜空好

看你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如開其聲武大見老婆這

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放他不下活武大又好武大讀之不

覺悲從中來嗟乎世人讀詩而不廢棠球之篇被固無所感於中也豈不痛哉自從武松搬了去縣

衙裏宿歇武大白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

見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干可萬囑分付教不要去攪攪他因此

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按下妙手燃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

數日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

金銀此句不算調侃正算作通病矣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

使用謀箇陞轉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箇有本事的心

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

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箇親戚在東京城裏

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箇只恐途中不好行

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

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

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會到東京就那里觀看

光景一遭竟似對友坐語不似對上官語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大

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下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

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箇士兵却上街來買了一瓶酒并魚

肉果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瞥然又來武大恰好

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士兵去厨下安排

武大眼中如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

隨手蹴出餘波自想道莫不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厮一定強不過我且

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些豔

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

又饒數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

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處尋今日且喜得

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嫂嫂亦可謂糊突桶混武松答道

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箇那婦人道既是如

此樓上去坐地三箇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哥嫂嫂上首坐

了武松撥箇桃子橫頭坐了士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桌子

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喫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睨武松

物突梗武松只顧喫酒酒至五巡武松討付勸杯叫士兵篩了一杯

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

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箇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

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

人來欺負兄弟二人武大愛武二如子武二又愛武大如子武

大自視如父武二又自視如父二人一井天性便生出此句話

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只做五

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只防早晨夜晚又烏不要和人喫

酒武大何處喫酒乃武二已明知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

亦帶簾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君子不出惡聲如是有

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如子如父三

讀之 大哥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二 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得見

是我都依你說喫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

說道嫂嫂是箇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武二 妙人妙語。可知

事 我哥哥為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戲他武二 竟不是不知人

二 此語忽歎昭烈如其不才君武二 可自取之言真猪狗之言也 嘗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

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離牢犬不入武二 寫出

神威 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

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箇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

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箇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

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肱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

朔不出的鼈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箇螻蛄也不敢入屋裏來

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

落丟下磚頭瓦兒一箇箇要着地辭令妙品。淫婦有相。只武

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中相應却不要心頭

不似口頭恰與前言相照得好 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

飲過此杯武二神威讀 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

半胡梯上發話道活 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為母絕 我

當初嫁武大時曾不聽得說有甚麼阿叔絕 那里走得來是親

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絕 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語

絕 哭下樓去了那婦人自粧許多好偽張致那武大武松弟兄

自再喫了幾杯武二 自不必說真乃難得武大武松拜辭哥哥

武大道兄弟去了莫不 文於武大也今讀其兄弟去了四字何

其爛漫淋漓天文 彌至也我讀之而聲咽氣

盡不復能
誰之矣

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

真好武大

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

裏坐地

又將前語一翻務要極文之致

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

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

和文致武松帶了

士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

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箇精

壯士兵縣衙裏撥兩箇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箇跟了武松

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

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

說了去整整的喫那婆娘罵子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餘他自

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箇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

未晚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簾子關上大門却來

家裏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

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喪門關了也須喫

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鳥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

大道繇他們笑話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真好武大

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

聽別人調遺武大搖手道繇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語武大叫

定帶我的二字妙絕。金子言語奇文未有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

出早歸歸到家裏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開了幾場向後開

慣了不以爲事省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收了

簾兒關上大門行文曲折透迤武大見了自心裏也喜尋思道

恁地時却好閒心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煖固

春情應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

簾子簾子人慣了妙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箇人從簾子邊

走過便走得無痕影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

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此一滑

之不然豈前日雪天向火之日亦失手伸將那人立住了脚意

思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却是一箇妖嬈的婦人因緣生法福

如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直鑽過瓜哇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

臉兒一箇這婦人見不相怪便叉手深深地道箇萬福一箇說

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疼了一箇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

把腰由着他還禮道不妨事娘子閃了手一箇却被這間壁的

王婆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至此方入王笑道于婆

一第九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過打得正好積世虔婆語使

那人笑道第二這是小人不是一箇低頭補接姪干備怪那婦人也

笑道第三官人恕奴些箇一箇那人又笑着笑第四大大地唱箇

肥啫道小人不取那一雙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也回了七八

遍頭回自搖搖擺擺踏着八字脚去了不信這婦人自收了簾

子又竿入去簾子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你道那人姓甚名誰

那里居住原來只是陽穀縣一箇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箇

生藥舖伏砒從小也是一箇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伏賜武

二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放才把濫說事過錢

排陷官吏伏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他些箇伏何九那人得

第二十三回

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便西門大郎近來

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

轉登來了蕙入王婆茶坊裏來去裏邊水簾下坐了土婆來笑道絕倒

第五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喏西門慶也笑道第六乾娘

你且來我問你閒壁這箇雌兒是誰的老小王婆道他吳閻羅

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

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

在縣前賣熱食的牛句歇住西門慶道莫非是賣志糕徐三的

老婆隨手搗成如詞家之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的正是一

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可是銀擔子李二再的老婆王

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一雙西門慶道倒敢是花

朧膊陸小七的妻子第七王婆大笑道笑不是若是他的時又

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

王婆哈哈笑道第八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

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笑道第九莫不是人叫

他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

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

自古道駿馬却馱癡漢走巧妻嘗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

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無可扳話無可

扯淡活圖出涎臉那延只得王婆道不多說他歇些時却算西門慶又道

你兒子跟誰出去發托淡王婆道說不得跟一箇客人淮上

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一發王

婆笑道第十笑。笑得賊明明笑其涎臉世淡也。若得大官人擡舉他十分之好西

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淡死人涎。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

起身去了又去。約莫未及半箇時辰又整將來王婆店門口簾

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蚤又來。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喫箇

梅湯一路隱語。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語。王婆做了一箇梅

湯點逗都好。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慢慢地喫了只慢慢地三。盞打放

在桌子上活剛出。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

在屋裏王婆笑道第十笑。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一箇在屋裏風以

人話。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

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

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

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喚得耳刮

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箇身

邊人在家裏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

張一箇便來說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賊人語

指。此語漸近矣故下王婆忽然以風話漾。王婆道前日有一

箇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無端蹴出奇文却。西門慶道若好時

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

大些奇文。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箇幾歲。王婆道那

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歲能倒。西門慶笑道第十

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第十。起身去

了。又去看看天色黑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

又去

五才子奇書 第二十三回 十一

慶又整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只顧
如何却又望來了絕倒王婆道大官人喫箇和合湯如何隱語西門慶道

最好乾娘放甜些語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喫坐箇

一歇活画出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淡來明日一發還錢王

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東方麥鐵西門慶又笑了

去又去了當晚無事次日清早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

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法又來了絕倒。句

王婆見了道這箇劊子豈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厮鼻

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厮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

裏納些敗缺王婆開了門正在茶局子裏生炭整理茶鍋西門

慶一逕逕入茶房裏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整了

看第十王婆只看不看見只顧在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問

茶與上梅湯和合湯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笑道

第五笑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東方來性之且請坐便濃濃的點

兩盞薑茶此非隱語乃是百忙中點出時將來放在桌子上西

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喫箇茶涎臉死王婆哈哈笑道第十我又

不是影射的賊西門慶也笑了一回第十問道乾娘間壁賣甚

麼活画涎臉王婆道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湯湯和大辣酥只

愈画愈妙風西門慶笑道第十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第十我不

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說他家如

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箇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

若要買炊餅小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賊西門

五才子奇書 卷八 第二十三回 二

慶道乾娘說的是淡死人涎臉 死人活面出喫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

記了帳目淡死人涎臉 死人活面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帳上西門

慶笑了去又去了 第二十二笑王婆只在茶局子裏張時冷眼睨見西門

慶又在門前楚過東去又看一看變化 又省走過西來又睨一睨變化

又走了七八遍變化 又省逕楚入茶房裏來又來 絕倒王婆道大官人稀

行好幾時不見面絕妙西門慶笑將起來第二十二 去身邊摸出一

兩來銀子一兩銀子。連日用心固不如一兩之有遞與王婆

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第二十二 笑何消得許多西門

慶道只顧放着婆子暗暗地歡喜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

子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一兩入手便生出六言字來然 則負土而望人垂青豈不謬乎

有些渴喫箇寬煎菓兒茶如何仍作 隱語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

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猜自古道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

便得知老身異樣蹣跚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一

件心上的事乾娘猜得着時與你五兩銀子五兩 銀子王婆笑道第

十二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十分大官人你把

耳朵來絕倒 活回你這兩日脚步緊趕趕得頻一定是記掛着隔壁

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第二十二 四笑道乾娘你端的智

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喫他那日叉簾子

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做箇道

理人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第二十二 五笑

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

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箇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

趨養口奇文矢西門慶問道怎地口而來做雜趨王婆笑道第二十

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

風情也會做馬泊六奇文矢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成

時十兩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

說一兩銀子便看你五兩銀子便猜你十兩銀子便與你說出

色入但凡捱光的兩箇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

件下文將欲排出十分光來却先於上文排出潘安的貌第二

件驢兒大的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

針忍耐第五件要閒工夫此五件喚作潘驢鄧小閒千古五件

俱全此事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

第一下文將排出十分光上文却先排出五件事所謂欲變大

陣先設小陣也然小陣一變即成大陣猶未足為奇觀此

只以小陣一變仍作一陣讀者方謂極清盡致無目復加我的

而下文不覺蚤已排山倒海衝至而前真文字之極觀也

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

第三我家裏也須有貫伯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

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下第五我最有閒工

夫不然如何來的恁煩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

的謝你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

件事打攪五件事又變作一件事然後慢慢變出十件也多

割地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

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厘也

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

攪活畫出積西門慶道這箇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情便

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
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

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第二十七笑今日晚了且回去

過半年三箇月却來商量行文至此豈惟西門雖讀者亦無不洗耳願聞矣偏有此一閃妙西

門慶便跪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箇王婆笑道第二十八

笑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是箇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

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

說不容易這箇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得

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紬一疋白絹再

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積世虔婆越火打劫之計今我絕倒我却走將過去

問他討茶喫却與這雌兒說道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

衣料特來借磨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箇好日去請箇裁縫來

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保我時此事便休了先用一反他若說我替

你做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第一一段口每一段用兩他若一反一正絕

代前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裏做不肯過來此事

便休了反他若歡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

了第二若身肯來我這里做時却要定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

一日你也不要來妙第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

此事便休了反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第三

段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妙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

扮了來咳嗽為號你便在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

便出來請你人房裏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

五才子書 卷八 第二十三回 三二

道我拖住他妙此事便休了反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第四段坐下時便對雌兒說道這箇便是與我衣料

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了來攪攬應答此事便休了反他若口裏應答說話

時這光便有五分了第五段我却說道難得這箇娘子與我作成

出手做虧殺你兩箇施主合稱一箇出錢的一箇出力的分疏

不是老身路岐相央難得這箇娘子在這裡官人好做箇主人又妙

替老身與娘子澆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身便

走時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反他若是不動身時這光便有

六分了第六段我却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待大

言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也難道阻當他此事

便休了反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

了第七段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在桌子上我使道娘子且收拾生

活喫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喫時

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反若是他只口裏說要去賊人語却不

動身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第八段待他喫的酒濃時

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

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箇在裏面絕他若焦躁跑

了歸去此事便休了反他若絲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

九分了第九段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忽然這一分倒難忽然

頓一頓使讀者茫然上來一反一正其有十八段已近急口

令矣得此一頓一颺政使文情入變譬如回龍鱗瓜都具而不

點睛直是大官人你在房裏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

令人癢殺

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是此處已
一光矣又戒不可動手動脚打攪了事後則如之何耶奇絕之筆
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

一雙筋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筋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
將起來我自來搭救絕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反。又若

是他不做聲時此是十分光了這時節這時節二句六字聲情
亦絕倒矣何况十分事都成了這條計策如何第十西門慶聽

罷大笑道第九雖然上不得凌烟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
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此是虔婆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喫

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
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人將

綾緇絹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室成得這件事如何敢
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紬絹舖裏買了綾緇絹段并十兩

清水好綿家裏叫箇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兩逕送
入茶坊裏王婆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去自整夾開了後門後

出現第一走過武大家裏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上坐地那王婆道
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喫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

去走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曆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箇
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

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預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宛然難得近處
一箇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緇絹段又與

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設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
不濟又撞着如今開月起這兩日要做看他寫出許多說話來

已上猶是借曆日已

下竟見請 又被那裁縫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

得這等苦 辭令 那婦人聽了笑道 第三十笑 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

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這話堆下

笑來 第三十笑 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

去 妙話活 久聞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相央那婦人道這箇

何妨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頭叫人揀箇黃道好日

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

星何用選日 忽然借曆日 忽然不必 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

道明日是箇黃道好日 忽然借曆日 忽然又說已央人看箇 老

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 上文活寫婆子隨口嚮出

救妙 那婦人道歸 壽衣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 第一分王

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

家則箇那婦人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 好定少 王婆道便

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箇又怕家裏没人看門前 並不

只是軟商 那婦人道 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

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 第二分 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語約

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語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買了

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候且說武大喫了早飯打當

了擔兒自出去賣炊餅 武大 那婦人把簾兒掛了 簾子 從

後門走過王婆家裏來 後門 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

便濃濃地點茶撒上些出白松子胡桃肉 細瑣 遞與這婦人

喫了抹得桌子乾淨 細瑣 偏便將出那綾細絹段來婦人將尺

量了長短量裁得完備裁便縫起來縫婆子看了口裏不住聲

價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箇不曾見這

般好針線數語於本文無謂只是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

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喫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

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拾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門不

武大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簾子武大入屋裏來看見者婆面

色微紅便問道你那里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間壁王乾娘

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阿呀不要

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

歸來喫些點心不直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

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嘗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

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了

還他那婦人聽了數語於本文無謂只是使武大當晚無話且

說王婆子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白出去了

王婆便楚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裏取出生活一面縫將起來王

婆自一邊點茶來喫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

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喫王婆道阿呀那里有

這箇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

錢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

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

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

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殷勤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

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殷勤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

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殷勤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

上婦人繇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見過縱十箇九箇着了道
見所以六婆不許人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喫了酒

食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
第三分話休絮繁

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來叫道
後門

三娘子老身大膽只說得四字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

來也兩箇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

隨即點盞茶來兩箇喫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

門慶巴不到這一日陡然裏了預新頭巾又穿了一套整整齊

齊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又帶了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來到得

茶房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

道兀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第三十二

笑我只道是誰却原來是施王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入

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裏對着那婦人道此句

西門對着婦人下句指着婦人對這箇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那

着西門活画出婆子無數身分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子那婦人便唱箇喏那婦人慌忙放下

生活還了萬福第四分王婆却指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婆子

難得官人與老身段足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

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箇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

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活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

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

那婦人笑道第三十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

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

五才子奇書 第二十三回 二十八

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第三十四笑便是問壁的武夫郎的

娘子前日义竿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忽插人筆那婦人臉

便紅紅的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懷西門慶道說

那里話王婆便接口道這位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

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

子小人只認的大郎一箇善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買賣夫

大小小不曾惡了一箇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箇難得這

等人賊人惡口明明讚之明明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得

這箇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他是無用之人他

妙無用字妙如出香口。好婦嫁得呆郎第一官人休要笑話

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

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攪

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第五分光

得絕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箇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

婆子道這箇大官人是這本縣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

往絕倒語真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說出無箇數開着

箇生藥舖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是

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

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嘈西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

西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西王婆便去

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了相

待大官人則箇漸喫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

來

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活西門慶心裏照科已知有五分了王
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巧言一者緣

法二者來得恰好緣法只是來得恰好來得恰好只是緣法二

者活寫出隨口假嘗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

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說來是好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

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好做箇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

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

婆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又不動身活王婆將了銀

子要去那婦人又不起身活畫口第六分光又有○光雖十分

又不起身有作者亦提刀其實只有此處最難必耳疊寫兩句

而立躊躇四顧之時也活婆子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

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二字活却亦是不動身活畫

七分光又有也是因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只看着那

婦人這婆娘一雙眼也偷取西門慶寫出四隻見了這表人物

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活活不多時王婆買

了些見成的肥鵝熟肉細巧菓子歸夾盞把盤子盛了菓子菜

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桌子上看着那婦人道乾娘自便相待

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活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

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

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笑

道第三十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

懷喫兩盞兒西門慶拿起筋來道乾娘替我勸娘子請些箇那

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喫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

便去燙酒來

寫王婆忽離忽合忽隱忽躍真如驚龍跳虎下緊接西門慶道又妙絕

西門慶道不

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

恰是嫂嫂問叔叔語

那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

三歲

恰是叔叔答妓嫂語

西門慶道小人癡長五歲

恰是嫂嫂勾叔叔語此三句無心中遙

遙自

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走進來道

提科好箇精細的

娘子不惟做得好針指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里去

討

妙武大郎好生有福

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

宅裏枉有許多那里討一箇趕得上這娘子的

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王婆

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

憑六蹴起妙想奇文

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

妻在時却不怎地家無主屋倒豎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

飯

妙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恁地時殺了大娘子得幾

年了

閔心甲膽絕倒

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未出身

百伶百俐是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殺了已得三年家裏

的事都七顛八倒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時便要歐

氣

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

大娘子這手針線

妙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此娘子這

表人物

妙那婆子笑道

第三十空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

又蹴起妙想奇文咄咄怪事

如何不請老身去喫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

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岐人

妙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

和李嬌嬌却長久

妙西門慶道這箇人見今取在家裏若是他

似娘子時自册正了他多時

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

妙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

自主張妙誰敢道箇不字妙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刑里有中

得官人意的忽然漾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妙只恨我夫妻

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妙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

第八分王婆便道正好喫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

買一瓶兒酒來喫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

一發撒在你處要喫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哀哉世

之會亦必以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暖這粉頭時回一鍾酒落

肚悶動春心又自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却不起

身活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第三十七笑老身去取瓶兒酒來

與娘子再喫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法子裏句

有酒句沒句便再飾兩盞兒和大官人喫老身直去懸前那家

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歌兒擔閣直去妙縣前那家妙好歌兒

那婦人口裏說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活第九分婆子出

到房門前便把索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絕且說西門慶

自在房裏便斟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把那雙

筓拂落地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筓正落在婦人腳邊西門慶

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脚兒正擡在筓

邊西門慶且不拾筓便去那婦人繡花鞋兒上捏一把那婦人

便笑將起來第三十八笑已上通計三十八笑字至說道官

人休要羅唆你真箇要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

成小人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攙將起來反書婦人攙起西門慶

光完滿具足當時兩箇就王婆房裏脫衣解帶無所不至此時不知

東京否武大炊餅已賣完否讀之一歎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

房門入來怒道你兩箇做得好事度婆此怒却出料外西門慶文情真是波詭雲屬

和那婦人都喫了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

裳不曾叫你來偷漢子絕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

首回身便走每正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則箇西門慶

道乾娘低聲王婆笑道笑字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

那婦人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都也依豈知十件都已依過王婆道你從

今日為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矢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

是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絕倒。正合那婦人道只依着

乾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多說前婦人勾搭武

二一篇大文後便武二起身分付哥嫂一篇小文此西門勾搭婦人一篇大文後亦有王婆人來分付奸夫淫婦一篇小文

而看胸中其間架絡言如此胡熊量其才之牛石也○前語二

分付武大云你從明日云云前武二分付婦人云你自不用武二

多說今日王婆分付西門亦云你自不用老身多說皆特特送送

相引不必盡不必盡不殆彼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

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一發絕倒西門慶道乾娘

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喫幾杯酒已是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便

起身道武大那厮將歸了四字是何稱呼奴自回去便楚過後門歸家

後門先去下了簾子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不漏且說王婆看着

西門慶道好手段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便取一

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

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笑

尚未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為始每日楚過王婆家裏來和

歌

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隣舍都知得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為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一箇老爹那小廝生得乖覺

此書每於絕大文字偏有本事一字不相犯如武松遇虎李逵又遇虎金蓮偷漢巧雲又偷漢是也乃偏於極小文字偏沒本事使他不相犯如林冲送配時極似盧俊義送配時鄆哥尋西門極似唐牛尋宋江是也此非文叔真有小敵怯大敵勇之異蓋僧繚画龍若更安鱗施瓜便將破壁飛去天下十成之物造化皆思忌之彼固特不欲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裏賣些時十成非世人之所知也

新藥品時嘗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

見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門慶他如今刮土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你小孩子家只顧撞人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此石街走來逕遶入茶坊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續緒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里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

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妙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妙

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要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里

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等出來王婆道金
 烏糊猴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不要獨喫白呵
 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
 那小糊猴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
 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
 哥發作那婆子喫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烏
 糊猴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糊猴你是馬泊
 六如舌口只如那婆子揪住鄆哥盤上兩箇栗暴鄆哥外道依
 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糊猴高做聲大耳刮子打你出去鄆
 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頭大栗暴盤着
 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問

去不因此句如這小猴子打那度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

走一頭街上拾梨兒前半篇就兩箇人寫出活回來後半篇就

一箇人寫出活回來筆勢伸縮指着那王婆茶坊裏罵道老蛟

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提了籃兒逕

逕去尋這箇人正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掀翻狐兔

窩中草驚起鴛鴦沙上眠畢竟這鄆哥尋甚麼人且聽下回

王望如曰武松在十字坡快活林鴛鴦樓風流豪爽而於

叔嫂名分之間嚴氣正性居然魯男子瀕行囑付離犬一

語已明識潘金蓮有淫蕩之事矣那王婆五件事十分光

雖寫得痛快淋漓不過積世賣奸格套

又曰王婆之有鄆哥猶閻婆之有唐牛也不周旋之而此

院之其能免於假公洩私乎但唐牛尋宋江受閻婆之氣而終救宋江鄆哥尋西門慶受王婆之氣而反殺西門慶於此見宋江西門慶居心善惡之報不同而閻婆王婆通奸愛鈔之報無不同

評論出像才流傳卷之八

聖歎外書

第二十四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此回是結煞上文西門潘氏奸淫一篇生發下文武二殺人報讐一篇亦是過接文字只看他處處寫得精細不肯草草處

第一段寫鄆哥定計第二段寫武大捉奸第三段寫淫婦下毒第四段寫虔婆幫助第五段寫何九賺科段段精神事事出色勿以小篇而忽之也

寫淫婦心毒幾欲掩卷不讀宜疾取第二十五卷快誦一
過以為錫鼓洗穢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
盤兒一逕逶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
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看武大
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喫得肥了奇文武大歇下擔兒道我只是
這般模樣有甚麼喫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
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奇文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
里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腴腴地便顛倒
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裏也沒氣奇文武大道含烏糊猴倒
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字奇文鄆哥道你

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
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要下他左邊地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
我說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
箇小主人請我喫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喫酒跟我來
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裏歇了擔兒拿了幾
箇炊餅寫來好笑買了些肉討了一盃酒請鄆哥喫那小厮又道酒
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箇
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喫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
白拏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喫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
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肱肱趣絕。與王婆把武大
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肱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一籃雪

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鈎子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
 他在王婆茶房裏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
 我指望去換三五十錢使耐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棄我去房裏
 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
 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
 道又來了三字活画武大神理都具我道你是這般的烏人那厮兩箇落得
 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箇也
 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
 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此
語先布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何如鄆哥道你老大一
歷在前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恁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

他手他須二人也有箇暗號此等事鄆哥回不得知第耐菴見
又何絲知之誠乃轉物君子

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
 十來箇若捉他不着乾喫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生告
 一紙狀子你便用喫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
 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喫那老
 猪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寫來人情你今日晚些歸去都
 不要發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臉只作每日一般明朝你便少做
 些炊餅出來賣寫來人情。你便我使二字下皆我便在巷口
 等你若是見西門慶人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
 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便將籃兒丟出
 街來你便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逃入房裏去

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
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
數貫錢幾箇炊餅又帶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去賣
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嘗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
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伴他些箇世人當晚武大挑了擔
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喫
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喫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
武大喫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
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
好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已不能教他出
去了便撻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

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
哥道早此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
處伺候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
兒撒出來你便透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下却說鄆
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裏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
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
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
老狗直甚麼屁四字奇文才子罵世只是胸中有此四字耳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
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
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裏帶箇住看着婆
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壁子礙着不倒那

猴子死頂住在壁上

以五十四字成句反就句中自成無數曲折真是以手忙脚亂之事寫得妙手空空

奇才只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

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里肯

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一画處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

先避來頂住了門一画淫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一画好武

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里推得開口裏只叫得做

得好事画烏龜。此事本急今寫來亦殊急讀之見紙上麻雜雜地那婦人頂住着門慌做

一團口裏便說道閒嘗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

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

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好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

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好便鑽出來拔開門好叫聲不要打好

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

窩裏撲地望後便倒了乘便就寫一句踢中心窩西門慶見踢

倒了武大打開裏一直走了妙那哥見不是話頭撒了王婆撒

開好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好。王婆當

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好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蠟查也似黃了

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看他寫婦人出來法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

擡着絕便從後門武大今日亦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

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

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反頓武大一病五日不能殼起更

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豔抹

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頰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保

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你姦你
 倒挑撥姦夫踢我心頭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
 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妙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
 知他性格妙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妙你若肯可憐我早早
 伏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妙你若不看覷我時待他歸
 來却和你們說話妙數語妙絕然武大死於此數語矣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
 回言四字却楚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
 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水甯子裏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
 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
 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
 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趁船

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
 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王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
 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
 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
 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
 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
 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
 非寫慶婆亦復軟只是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
 行文息直且圓一頓耳西門慶道便是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
 化大官人家裏却有奇語西門慶道便是再一頓西門慶道便是
 來與你却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越他狼狽

裏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

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了結果了奇稱。只是視

戲人如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反踢下何九妙便是武二回

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絲身阿叔如

何管得反踢下武二妙暗地裏來往牛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

娶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

乾娘只怕罪過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

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反覆言之皆反

踢下文只斬得草未除得根也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

時却要重重謝我王婆本題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便去直

箇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一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

大娘子我教你不藥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

他不對猶言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他貼戀二字思之可畏大

豈不對也我若問你討藥契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他一

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奇他若毒藥轉時

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奇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

奇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奇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

竅內流血奇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奇他若放了命便揭起

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指都沒了血跡奇便人在棺材裏扛出

去燒了有甚麼鳥事王婆何處得來其實兩菴何處那婦人道

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箇容

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相擊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

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能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
為細末活寫處婆。今世人家多有容六婆嘗川入內者我不
知其有何相煩也不能家喻戶曉聊誠於此句之下幸
一念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却楚將歸來到樓上看武

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甚武大道

你做甚麼來哭妙語今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時間不

是了喫那厮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脚我問得一處好藥我

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好武大道你救得我

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起快去贖藥

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好却叫

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好說道這帖心疼藥

太醫叫你半夜裏喫人靜喫了倒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叫喊

明日便起得來不在床武六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

些箇可憐半夜裏調來我喫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

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妙筆。讀之覺紙

下而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裏聽那更鼓時

却好正打三更妙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却留一碗白

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里好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

頭邊可憐你快調來與我喫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

子裏把那藥貼安了好。極將白湯衝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

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

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喫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

難喫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特寫與天下

難喫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有奢遮標致

妻子人看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
 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喫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
 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
 臉只顧蓋特寫與天下有奢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
 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
 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
 里肯放些鬆寬特寫與天下有奢那武大哎了兩聲喘息了一
 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
 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讀之只得跳下牀來敲那
 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後門六。咳嗽二字寫得那
 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後門七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

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真好
無怪後世人家內我挈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度婆影
邊專好與之往來燈下之事讀之覺紙上陰風鬼火無怪不有句。已下看他兩箇婦女逐件安排都是半夜舀了一桶湯二
 把抹布撒在裏面掇上樓來三捲過了被四先把武大嘴邊唇
 上都抹了五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六便把衣裳蓋在屍上
七兩箇從樓上一步一掇扛將下來八就樓下尋扇舊門停了
九與他梳了頭十戴上巾幘十一穿了衣裳十二取雙鞋鞵與
 他穿了十三將片白絹蓋了臉十四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
十五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妙。十王婆自轉將歸去了
 好那婆娘便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絕倒。十七看官聽說原來
 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絕倒之語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

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一歇却早五更天色未曉好筆西門慶避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

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

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

這箇何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坊上團頭何

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非寫度婆識人只是先着

何九一筆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目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

語王婆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

大明王婆買了棺林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

羹飯點起一盞隨身燈此句接前文正是第十八句却另寫在此有似失落者妙絕鄰舍坊

廟都來弔問伏鄰舍街方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眾街坊問道大

郎因甚病患便死了伏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

重了看看不能殼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喉假哭起

來眾鄰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伏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

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見謝

了眾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

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和尚晚

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之叔到

已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

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

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

頭一箇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

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喫酒閒中寫出西門官人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蹊兩箇喫了半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叉手道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

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收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喫了幾杯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舖裏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別有報効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簾子十五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

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
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
那婆娘的模樣好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
子妙不曾認得他妙原來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妙西門慶這
十兩銀子有些來歷妙。只三四語一轉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
于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何
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怪但見指甲青唇口
紫面皮黃眼無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
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鄆哥抱忿通信定計捉奸乃不能捉西門慶而
反使武大郎為西門慶所踢夫鄆哥定計不能捉西門慶

王婆定計便能死武大郎亡之命矣夫

又曰金蓮為富家婢主人不能通怒贈武大郎大郎不自
第一揣娶為婦又移寓陽穀縣前與王乾娘比隣嗚呼大郎所
偷以死也金蓮以西門慶財可結縣令之歡心勢可壓何九
供之耳目砒霜取之藥店幫襯又有王婆區區三寸丁穀樹
皮隨手結果而獨不念有打虎之阿叔在其亦色令智昏

泰山之高也不觀黃河不知天下之深觀黃河不觀龍門
不知黃河之深也不見聖人不知天下之至見聖人不知

佛尼不知聖人之至也乃今於此書也亦然不詳亦謂
知天下之奇請水滸不請設祭不知水滸之奇也嗚呼
前書寫魯達已位大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寫出林中又

傷天即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抽夫
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撒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不看了

子妙不曾認得他妙原來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妙西門慶這
十兩銀子有些來歷妙只三四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

文翻手詠果而斷不念肯休表之阿昧并其衣曾令背妙

之耳目極盡艱之藥古博賺又得王婆國國三十下妙

以孫出金藝以西門慶想其辭釋令之潘心變何型何式

又曰金藝為富家駁主人不請欲然觀疏大明大湖不自
王婆家指更論我海大明寸之命矣夫計不能捉西門慶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八

聖歎外書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吾嘗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觀不知

泰山之高也不觀黃河不知天下之深觀黃河不觀龍門

不知黃河之深也不見聖人不知天下之至見聖人不見

仲尼不知聖人之至也乃今於此書也亦然不讀水滸不

知天下之奇讀水滸不讀設祭不知水滸之奇也嗚呼耐

前書寫魯達已極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寫出林中又極

丈夫之致也寫魯達又寫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寫出場志又極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狀各自有其裝束譬諸閻吳二子闢畫殿壁星宮水府萬神威在慈卽真慈怒卽真怒麗卽真麗醜卽真醜技至此技已止觀至此觀已止然而二子之胸中固各別藏分外之絕筆又有所謂雲質龍章日姿月彩杳非世工心之所構目之所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也者今耐菴水滸正猶是矣寫魯林楊三丈夫以來技至此技已止觀至此觀已止乃忽然磬控忽然縱送便又騰筆湧墨憑空撰出武都頭一箇人來我得而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胸禁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胸襟

也其心事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心事也至形狀結束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形狀與如魯如林如楊者之結束也我既得以想見其人因更迴讀其文爲之徐讀之疾讀之翱翔讀之歇續讀之爲楚聲讀之爲豺聲讀之嗚呼是其一篇一節一句一字實杳非儒生心之所構目之所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矣是真所謂雲質龍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絕筆矣如是而尙欲量才子之才爲斗爲石嗚呼多見其爲不知量者也或問於聖歎曰魯達何如人也曰潤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狹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楊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駁人也曰柴進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反人

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厭人也
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
吳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花
榮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盧俊
義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
何如人也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鈍人也然則水滸
之一百六人殆莫不勝於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
獨人人未若武松之絕倫超羣然則武松何如人也曰武
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魯達之濶林冲之毒楊志
之正柴進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吳用之捷花榮之雅
盧俊義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斷曰第一人不亦宜乎

殺虎後忽然殺一婦人嗟乎莫咆哮於虎草柔曼於婦人
之二物者至不倫也殺虎後忽欲殺一婦人留不舉手之
勞焉耳今寫武松殺虎至盈一卷寫武松殺婦人亦至盈
一卷咄咄乎異哉憶大雄氏有言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免
亦用全力今豈武松殺虎用全力殺婦人亦用全力耶我
讀其文至於氣咽目瞪而無入色殆尤駭於讀打虎一回
之時嗚呼作者固真以獅子前武松觀其於街橋名字悉
安獅子二字可知也
徒手而思殺虎則是無賴之至也然必終杖哨棒而後成
於殺虎是猶夫人之能事也故必於四閃而後奮威盡力
輪棒直劈而震天一響樹倒棒折已成徒手而虎且方怒
以徒手當怒虎而終亦得以成殺之功夫然後武松之神

威以見此前文所已詳今亦毋庸又述乃我獨怪其寫武松殺西門慶亦用此法也其心豈不曰殺虎猶不用棒殺一鼠子何足用刀於是握刀而往握刀而來而正值鼠子之際刀反踢落街心以表武松之神威然奈何竟進鼠子面與虎爲倫矣曰非然也虎固虎也鼠子固鼠子也殺虎不用棒殺鼠子不用刀者所謂象亦全力兔亦全力觀獅子橋下四字可知也西門慶如何入姦主婆如何主謀潘氏如何下毒其曲折情事羅列前幅燦如星斗讀者既知之矣然讀者之知之也亦爲讀之而後得知之也乃方夫讀者讀之而得知之時正武二於東京交割箱籠街上閒行之時卽又我何以已之所得知例人之所不知而欲武松聞何九之言卽

燎然知姦夫之爲西門聞鄆哥之言卽燎然知半夜如何

置毒耶篇中處處寫武松是

東京回來茫茫無頭路雖極英靈了無入處真有神化之能

一路勤敘鄰舍至後幅忽然排出四家鋪面來此文卿聞銀鋪趙仲銘開紙馬鋪胡正卿開冷酒鋪張公開餠舖舖合之便成財色酒氣四字真是奇絕詳見細評中

每聞人言莫駭疾於霹靂而又莫奇於霹靂思之驟不敢信如所云有人掛兩握亂絲雷電過輒已絲絲相接交羅如網者一道士藏繭紙千張擬書全笈一夜遽爲雷火所焚天明視之紙故無恙而層層遍盡龍蛇之形其細如髮者以今觀於武二設祭一篇夫而後知真有是事也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到在地下衆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

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箇火家又尋扇舊門一成已停武大聞中

映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哭道

一家老婆哭不了偏要又尋一家老婆哭起來以作聞中一映才子之心真繡虎也笑欣欣出去却怎地

這般歸來聞嘗曾不知中惡坐在床边啼哭武大老婆坐在氏

坐在床边真哭聞中一映靈心利筆何九叔戲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

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也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卷口迎

見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請我去喫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

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箇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

是箇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千秋旛看

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

申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沒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

不是去撩蜂剔蠟四字新艷未經人道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

箇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箇殺人不貶

跟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不惟何九料得讀者亦料得然只謂要發

耳何意後文如此○此事必然要發六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

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郎哥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

開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出得委婉有波紋○偷姦奇事

金蓮却會通姦難事王婆却會捉姦醜事何太老婆如今這事却又打聽得看他一羣婦人無不慣家可發一笑

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

家待武二歸來出殮這箇便沒甚麼早絲脉線若他便出去埋

葬了也不妨若提他便要出去燒化時必有蹺蹊你到臨時只

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

箇老人證見寫得曲折明畫讀之字字存響○何九豈見不及此而必出自其妻蓋作者之意正欲與王婆金蓮

相映擊一邊以婦人教婦人一邊蚤又以婦人攻婦人不用男子一言半句惟恐不武也他若回來不問時

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反說至此句住最妙若定要替

武松出力便犯朱雷戴蔡脚色也何九叔道家有賢妻四字通俗掉支語却只說半句有如歇後者便

活盡小人口中極要文反弄出不文來也○又何九口中見得掉交四字恰好映到金蓮歇後半句恰好映到武大妙絕

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

問他幾時出喪要緊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

細若與我錢帛不可要表出西門從前表出武二已後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

人殮停喪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

便出殮句一去城外燒化二句問一火家各自分錢敬了一妙筆火

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

且說王婆一力攛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西僧念些經

文第三日早眾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

處處不脫鄰舍街坊妙筆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前一回無數

無數段哭字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叫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

手裏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

喜得貴體沒事了化人場上見鬼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

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自從讀至捉姦一日意謂長與炊餅二字別矣不圖此處又提出來物是

人非令人不得不哭武大也○真正才子之筆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說得此

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攛掇燒化棺材王

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攛掇回家一發相謝禮人之臨其所親之

禮人之臨其所親之

葬也惟恐其速下也自從此一別其終已矣故必求其又遲又遲焉大其天性則有然也何九攬撥而曰難得難得攬撥而許謝之此其事何九得而知之矣嗚呼天聞若雷豈必真在蒼蒼神日如雷豈必真在冥冥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何九叔

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裏去相待眾

隣舍街坊使轉婦人亦即用小人自替你招願使轉了這婦人

和那婆子把火夾去揀兩塊骨頭拿去澈骨池內只一浸看那

骨頭酥黑寫得好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裏和開了一回好筆

莫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澈在池子裏眾隣舍各自分散寫

隣舍妙甚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妙

送喪的人名字妙和這銀子妙一處包了做一箇布袋兒盛着

放在房裏妙自此為始骨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桶子前

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

裏面貼些經旛錢垛金銀錠采繒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

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

如今家中又沒人礙眼任意停眠整宿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

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厮是箇刁徒潑皮誰肯

來多管好嘗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只用兩句閒話便疾

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前云少則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

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

上閒行了幾日絕妙間筆補足那邊便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

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過了兩箇月前云多亦不去時

殘冬天氣回來三月初頭好筆明於路淨之極只覺神思不安身心

恍惚趕回要見哥哥寫武二路上便寫得陰風襲人並不用

友于恭敬等字却寫得兄弟恩情筋纏血

參觀今之採集經語塗澤成篇者真有金屎之別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

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

酒食管待不必用說完知縣公事偏不疾來武松回到下處

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箇新頭巾鎖上了房門後孝服相映

○完縣事後偏又不疾來偏又去下處脫換衣服透透迤迤如

無事者妙絕○縣中下處二段使讀者眼前心上遂有微雲淡

讀之意不復謂下文有此奔雷駭電也○此回一逕投紫石街

來兩邊眾隣舍看見武松回了一筆未落先緊接隣舍妙筆○

却蚤已陰風四都喫了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

蕭牆禍起了這箇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亦只謂

來耳何意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簾子上人○同是簾子

後文如此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字此處便寫得慘淡無

光探身入來疾見了靈床子句是咽住○見靈床已見亡夫武

有下又寫亡夫武大郎之位咽七箇字又咽住○此三字不與

大郎之位只是突然見了一直念下不及數是幾箇字是第一

遍次即定睛再念第二遍便是逐箇字念如云亡一箇字夫二

箇字武三箇字大四箇字郎五箇字之六箇字位呵呀是七箇

字不差了下便緊接呆了真化工之筆雖才子二字何足以盡

之呆了又咽又咽住○此四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又

住○念過三遍叫聲嫂嫂便咽住○此二字須武二歸了便咽

方說一句話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

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迤後門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

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里

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艷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

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忙拔去了首飾

釵環忙蓬鬆挽了箇鬢兒忙脫去了紅裙繡襖忙旋穿了孝裙

五十一卷第二十五回

孝衫忙好一歌矣下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

嫂嫂且住休哭夫死而哭乃曰休哭此其英雄寡情耶夫哭亦

不盡此雄哭也若夫展袂掩面聲如蚊蚋借淚罵人哽咽不已此名雌哭徒聒人耳哭笑為也我哥哥幾時死

了一得甚麼症候句喫誰的藥一氣問妙絕句那婦人一頭哭一

頭說道活書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

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句法調醫治不得

死了撇得我好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澈即便走過來幫他

支吾是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

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

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箇乾娘確我又是箇沒

腳盤不是這箇乾娘隣舍家誰肯來幫我反襯武松道如今

理在那里補問一句上三句一氣注身而婦人道我又獨自

一箇那里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

哥哥死得幾日了上一氣問三句是死日病症與藥補問一句

將死日再問一遍寫得驚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

了半晌便出門去半晌是遲便去是疾今兩句合寫是遲投縣

裏來開了鎖細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與前換衣便叫土

兵打了一條麻絲繫在腰裏讀者自從柴家莊上得見武二便

目見此一語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寫

為之淚落亦特地出色增出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細叫一箇士兵鎖上

了房門細去縣前買了些米麩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

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

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

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

前點起燈燭鋪設酒餚到兩箇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

若是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讐把酒

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嫂嫂便叫休哭自家却又

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不恓惶本是描寫武二大哭却又緊那婦

人也在裏面假哭嫂嫂只假哭為之一歎武松哭罷將羹飯

酒餚和士兵喫了不啻嫂嫂口好漢好錢買來討兩條席子叫

士兵中門傍邊睡如絕不惟為下文睡著睡不着點染要看他

且一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

門自睡下了樓門四字與上中門傍邊四字一意三約莫將近

三更時候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活看那士兵時勦勦的却似

死人一般挺着要寫武二睡不着須寫不出掉轉筆忽寫一句

上有事心上無事耳一反武松爬將起來看看那靈床子前疏

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先寫此兩句

魍魎先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

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此句一頓下便說猶未了只

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盤旋昏暗燈都遮黑了壁上紙

錢亂飛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箇人從

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一靈騎住兄弟二我死得好苦

哉松聽不仔細只如此妙若出俗筆便從頭告訴却待向前來

再看時並沒有冷氣亦不見人自家便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

地好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士兵却正睡着迴覺一句文勢

環滾口嫂嫂此

時正在夢與鬼交也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

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借武二口自註一句放在心裏不題

等天明却又理會天色漸白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呼那

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好武松道嫂嫂我

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重問起妙絕口前是三句一氣注射門去此却一句一透問來寫盡昨日契齏

今日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

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喫妙口三句三誰字疊疊如貫珠寫武二意思定要問那一箇人

來也口此一門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裡妙應前文武松道

却是誰買棺材妙口此一問雖問出一箇人却不濟事與無人同那婦人道央及隔壁

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妙口此一問却問出一箇人來了那婦人

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

去縣裏盡卯却來寫武二機密便起身帶了士兵細走到紫石街巷

口問上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

頃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借影作色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好街呂映

觀出武二下文武松道你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

武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好武松却推開門來叫聲何九叔

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是天初聽得是武松歸了嚇得手

忙脚亂頭巾也戴不迭蓋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好

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里有句

話閒說則箇請那尊步同在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目請拜

茶武松道不必句免賜句口下二字即上二字疊兩箇一同出

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

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

人不曾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寫武二說不出話來處入神入妙

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

只顧喫酒驚才怪筆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

擦他武松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驚才怪筆酒已數杯只見武

松揭起衣裳颺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驚才怪筆讀

量酒的驚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甞氣

先寫量酒次寫何九筆法一兩落顛倒武松將起雙袖又加上四

東坡所稱以手捫之謂有蓬蓬者也人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麤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

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開剖明畫對我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便

不干涉你捉住何九不知頭路便把一一緣故都要他說出來

話頭都是生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活虎之筆出妙語倘若牛句見差

我這口刀四字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箇透明的窟窿百此

妙閒言不道武二機密靈疾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

地模樣妙口上文一總籠統要問兄弟緣故說到此處忽記起

忙便真匆匆忙殺人寫武松道罷一雙手按住肱膝兩隻眼睜得

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又加出廿一字出色驚人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

一箇袋兒好在酒樓上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箇袋兒便

是一箇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

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

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好說所謂忽於正月二十二日此等事定

箇月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好說來呼喚小人驗武大郎屍首

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好說

第二十五回

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箇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好說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說因此小人不肯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好說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抬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好說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

松道姦夫還是何人此六字俗筆所無真正是東京初回不知頭路人語何九叔道却不

知是誰小人閒聽得說來好有箇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

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好都頭要知備細可

問鄆哥好武松道是既然有這箇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

刀藏了骨頭銀子筭還酒錢骨殖銀兩在武二身邊便同何九叔望鄆哥

家裏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箇柳籠栲栳在

手裏糴米歸來如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

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亦借影你兩箇尋我做甚麼鄆哥

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

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三字接下文此只半句耳

因一頭說一頭摸出銀子來故如此寫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你拿去與老爹

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道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間中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與正月十二日對提得一籃兒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鈎子一地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聽得了這話一逕逕去尋他耐耐王婆老猪狗攔住

不放我入房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衆暴直又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擔兒等着只看我丢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撒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捨人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箇頂住了門實是一箇頂住然說得太分明便似同在房中矣兩箇二字宛然房門外人語無論他人我謂雖王婆亦至今誤謂兩人頂住也大郎只

在房門外聲張却不隄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
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不曾見

妙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
絕死了妙武松問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怪鄆哥道便到

官府怪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倒兄弟二字
聲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

退四字反襯出武二面色不好口鄆哥說便到官府何九
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箇一直帶到縣廳上

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
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箇便是證見要相公作主

則箇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

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此二語亦倒轉

人絕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

也是箇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賊殺

入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

憑這兩箇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

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卽行此一番却勿怪武松懷裏去取出兩

塊酥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前只指二人此方取出三告道

覆告相公這箇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

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骨殖銀兩何九叔鄆哥

都被武松留在房裏好看官須記此二人在房裏者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

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

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

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骨殖銀兩又在

縣堂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

上三字騙得進士騙不得武二下四

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三字騙得進士騙不得武二下四

可發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

獄吏便道都頭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忽與潘驢鄧

乃以文五件事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

却又理會迅疾豪快讀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

骨殖銀兩仍在何九叔處行文精細之極下廳來到自己房

若付何九叔收了帶在身邊殊不便作事也

內叫士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郵哥喫留在房裏相等一等

我去便來也二人仍在房裏又自帶了三兩箇士兵離了縣衙將了硃

反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箇士兵買了箇猪

首一隻鵝一隻雞一擔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莫也

是已牌時候帶了箇士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

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活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

說那婦人慢慢地行下樓來也不假問道有甚麼話說活書口

聲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眾隣舍街坊我今日

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眾鄰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

們怎地活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士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的

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

了堆盤滿宴四字一哭哭何人哭天下之人也天下之人無一

始堆盤滿宴一番如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箇士兵後而湯

酒兩箇士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箇前後把門猶帶武松自

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正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陪客

是陪客又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

了乾娘自有箇道理先備一杯菜西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

見細收拾了門戶從後門走過來後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

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箇都心裏道

看他怎地活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鋪的財姚二郎姚文卿

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

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

坐了前回已曾寫淫婦好色處婆愛鈔矣此忽乘便借鄰舍舖

命也趙仲銘坐潘氏下者表花娘搽脂點粉也胡正卿坐趙仲

銘下即在潘氏一行者言因花娘搽脂點粉致有今日酒席也

又云吏員出身者不惟便於下文填寫口詢亦表一場官司皆

從處人描眉畫眼而起也餽餽者物之有氣者也夢書役夢餽

餽明日鬪氣矣先問王婆你隔壁是誰所以深明財與氣隣蓋

戒世人之心至深切也張老仍坐王婆肩下則知處婆但知錢

紗而不知禍患乃今其驗之然而悔已晚矣看他先只因處婆

愛鈔便寫一銀鋪因花娘好色便寫一馬舖後忽又思世人所

爭只因酒色財氣四事乃今財色二者已極言之止少酒又去

氣二字便隨手撰出冷酒餽餽兩舖來真才子之文也

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舖的色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

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眾高鄰都在那里

了不繇你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爹父一般便請在

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酒胡正卿那人原是

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尷尬那里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掩了過

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

他家是賣餛飩兒的氣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喫了

一驚道都頭沒甚說話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

酒

第二十五回

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會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為何先坐的不走了百忙中忽然自問愈顯筆勢陡

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似監禁的一般忽然自答百忙中乃

得讓此一筆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撥

條凳了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好。後門此日

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箇大喏說道衆高鄰休得笑話則箇土

窟鹵胡亂請些箇衆鄰舍道小人們都不會與都頭洗泥接風

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則箇土

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三杯那胡

正卿便要起身好活畫說道小人忙些箇武松叫道去不得可

正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頭十五箇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喫酒如何却這般

相符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活畫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土兵

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其喫了七杯酒過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

一于箇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土兵且收拾過了杯盤疾少間再

喫四字襯出武松抹桌子疾衆鄰舍却待起身疾武松把兩隻

手只一攔疾道正要說話寫得一于高鄰在這里中間那位高

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指帶史人不是

武松便唱箇喏道相煩則箇便捲起雙袖先襯四去衣裳底下

雙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可駭又右手四指籠着刀鞞大

拇指按住掩心又襯十五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可道諸位高

五才子奇書 第六回 第二十五回

鄰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眾位做箇證見開剖只

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看他旋寫武二旋寫四

家鄰舍驚得目瞪口呆周知所指都面面厮覷不敢做聲武松

道尚鄰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龔鹵漢子便死也不怕五字

龔鹵二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讐報讐並不傷犯眾位只煩高鄰

做箇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

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句句神威眾鄰舍都目瞪口呆

再不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本是喝罵婦人事却不可竟奇

有餘死的老猪狗聽着我的哥哥度婆在後故先跨人在內便筆

慢地却問你安放畢下便動回過臉來看看婦人罵道駭你那

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了我便饒

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絕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官

我甚事絕說猶未了武松把刀阮察了插在桌子吐駭用左手

揪住那婦人頭髮右手劈胸提住疾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駭隔

桌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面前疾兩

脚踏住疾右手扳起刀來疾指定王婆疾道老猪狗你從實說

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

見勢頭凶了便許說次後心上一轉却又不說活盡虔婆武松叫士兵取過紙墨筆靚排好

了桌子妙把刀指着胡正卿道妙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

胡正卿肱胳膊抖着道小小人便寫寫妙討了些硯水中妙偏有

此間磨起墨來妙尚無可寫便且胡正卿拿着筆拂那紙道王

婆你實說妙妙活是等寫之語口四家鄰那婆子道又不于我

五十二
第
二
十
五
回
三

事教說甚麼又不可說都是活畫武松道老狗狗我都知了你

賴那箇去正破不下你不說時我先削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

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擗兩擗熱喉冷淚自知那婦

人慌忙叫道叔叔二字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二自

說那忽自婦人說出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疾

喝一聲淫婦快說妙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

將那日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句并做衣裳人馬通姦句一

一地說補上哥九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如志生踢是補哥所

哥所不知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恁地教唆撥置中因何恁地是何九

不知叔所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前二詳此武松叫他說一句疾却向

胡正卿寫一句疾疾口要知此疾疾句疾武二疾王婆道唆蟲你

計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活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

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每喜其

變其實只叫他兩箇都點指畫了字英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

也畫了字英叫士兵解胳膊來絕背接綁了這老狗妙絕捲了

口詞藏在懷裏英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是妙拖

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是妙喝那老狗也跪在靈前快絕灑

淚道哥哥句靈魂不遠句今日句兄弟與你報讐雪恨句只

自成絕妙一篇前祭武大郎文疾叫士兵把紙錢點着殺淫婦一段文字只在火

化紙錢一霎時中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腦揪

倒來疾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胳膊疾扯開胸脯衣裳疾願自

解為之絕倒疾嫂嫂胸前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

却是叔叔扯開疾千載奇文奇事疾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

只一剗疾口裏銜着刀五字分外出色寫出來疾不可言雙手去空開胸脯疾

掘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疾肱察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

疾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臉看他忒兇又不

勸只得隨順他血流滿地四字連下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

一床被來寫出把婦人頭包了自指了刀自插在鞘裏自洗了

手自唱箇喏自在寫疾處疾死人寫自道有勞高鄰其

是休怪且請眾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又轉一奇峯不知

二房中四家隣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

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妙關了樓門妙着兩

箇土兵在樓下看守妙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迤西門慶

主藥舖前來疾看着主管唱箇喏是日武二問道大官人在咳

主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問說一句話那王管也有些

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驀然翻

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疾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

曾傷犯了都不待辭畢活盡疾疾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

慶去向要死休說皆口頭語耳却者是絕奇妙語反若戒之也日你若

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里主管道却纔和一箇相識去去獅子橋下大酒樓

上喫又不待辭畢活盡疾武松聽了轉身便走活是一那主

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移脚不動下加自去了三字是

且說武松逕迤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

和甚人喫酒酒保道和一箇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裏

喫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窗眼裏見箇門慶坐

着主位對面一箇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間中一

恐是李嬌嬌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疾那顆人頭血淥淥的

滾出來疾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疾

挑開也鑽將入來急挑不開故用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

上攢將來疾不必損所以攢者為此際須用雙手乃急切

字來妙絕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了一驚叫聲哎呀疾便跳起在登

子上去疾一隻脚踏上窗檻要尋走路疾見下面是街跳不下

去疾心裏正慌疾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疾托

地已跳在桌子上疾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百忙中又兩箇

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百忙中又那箇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

倒了百忙中又西門慶見來得疾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

先來兄終尊及武松只顧透入去妙見值脚起略閃一閃妙恰

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疾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

裏去了駭妙此句與上打虎折椽一樣筆法皆所以深明武

去一起二之神威也踢落刀也却偏寫云踢將起來直落下

成異樣色勢真才子不虛也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

怕他右手虛烙一烙左手一拳烙着武松心窩裏打來疾却被

武松略躲箇過疾就勢裏從脇下錯入來疾左手帶住頭連肩

脾只一提疾右手早掙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疾那西門慶

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神力又向百忙

三句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箇發

昏章第十一奇語指帶俗儒分章可笑獨恨大雄氏之街上

何恨人都契了一驚是閒筆武核伸手下凳子邊提了淫婦

的頭疾也鑽出窗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疾○第一疾下去

三自跳下去一箇酒樓窗裏凡寫三番下去妙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

疾看這西門慶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

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寫得把兩顆頭相結在一處

真虧王婆敵合提在手裏妙把着那口刀妙一直迤回紫石街來叫土

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又灑

淚道哥哥靈魂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讐殺了姦夫和淫

婦今日就行燒化生哥哥不得孝順要甚靈床子快人便叫土

兵樓上請高鄰下來妙把那婆子押在前面妙○看官須記得

著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妙○澆奠既再對四家鄰舍道

我又向一句說不顧駭對你們高鄰說人在之得駭死那四家

鄰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眾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

幾句話來有分教景陽岡好漢屈做囚徒陽穀縣都頭變作行

者畢竟武松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主望如尸武二打虎神威其嫂不知懼何九則知懼之夫

死者武大郎耳而飲盛饌贈兼金則在西門慶有不且驚

且疑者乎况郵哥茶肆一捉彰彰在人耳目間故借送喪

偷骨殖封識原銀留以待武二之鐵證面孟不自首官司

其意者武大陰魂有默相之者不然何九團練智巧胡若

斯之甚也

又曰武二為兄報讐朝家自有王法何至白晝提刀呼隣
作證既殺潘金蓮旋殺西門慶而自取罪戾若此蓋縣尹

久爲西門穿鼻受冤枉法恬不知怪武松料讐不得報又
不可不報故奮然以殺虎之手殺人雖性命有所不恤也

其意亦謂人死無家無主不若殺之
且其意亦謂人死無家無主不若殺之
且其意亦謂人死無家無主不若殺之
且其意亦謂人死無家無主不若殺之
且其意亦謂人死無家無主不若殺之

